

诗词

随笔

重阳节感怀

王家富

霜染层林菊绽黄，登高骋目赏秋光。
遥观天际千山秀，静沐金风一袖香。
把盏思乡怀故旧，凭栏寄意悦安康。
流年不负桑榆景，晚岁从容耽趣长。

每日的期待

周彪

人的一生都是在期待中度过的。少有少的期待，壮有壮的期待，老也有老的期待；期待的内容虽然不同，但期待心态都是一样的。

当我走进了老年，每天早上大约五点半左右，睁开惺忪眼睛，清醒清醒大脑，便开始了一天的期待。期待是一种美好，是憧憬与盼望，有谁不期待一切美好呢？睁开眼睛往四周瞅一瞅，还是那个熟悉的环境，伸伸腿脚，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，大脑里的意识告诉我，我还健康地活着；既然还活着，就会有所期待。穿衣下床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再打开半面窗户，窗外一片绿茵茵的草坪，散发出淡淡的芳香；一排排香樟树，在晨风中轻轻地摇曳，小鸟的鸣叫告诉我，这便是新的一天开始。

站在窗内，打开手机音乐，随着音乐节奏，做着各种健身动作，没有规律，没有套路，一切随心所欲，直到身上微微出汗止；而后边走路边听手机里的自媒体播报各种有趣的新闻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时常自己也很纳闷，在传统媒体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怎么喜欢上自媒体？可能是因为自媒体播报的形式灵活多样，诙谐幽默，尤其是那种不规范的用语，不太尊重的称呼，反而让人有一种新鲜感。虽然没有纸媒那样规范、正式，有些地方就是一种调侃，也许这正是自媒体的魅力所在。有人说，未来是自媒体的天下，是真是假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如果看到今天不分老幼都在刷着视频不放手，你不得不承认，智能手机的出现，是人类阅读习惯一场深刻革命，就像纸张的出现，谁还去使用竹简呢？写字笔的出现，谁还用刀刻字呢？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吧。

夫人说她每天第一个期待就是早餐，那是一天的良好开头，绝不可以随意马虎。

真正让我欲罢不能的是上午茶，早餐后的一个多小时，便摆上茶具，开始品茶聊天。那是一个让人最放松的时刻，什么烦恼的事都可以抛在一边。人生难得几时闲，清茶一杯度流年；忘却世间烦心事，何处不是桃花源。人茶同禅，也同道，茶叶在透明玻璃壶里起起落落，沉沉浮浮，视同人生；品着时浓时淡的茶香，也如同人们的生活一般，浓时加点水，淡时增点茶，把生活的味道把控在适度范围；前壶茶质泡尽，倒掉旧茶换新茶，新旧更替，自然成规，人生何尝不是后浪推前浪呢？当你没有“质”的时候，别人也会弃之如敝屣；凉如冬，热似夏，不凉不热是春秋，四季都在茶中循环。人活一世，茶发一春，往后的形态，便交给了时空。

人这一生，如果能主动地去支配属于自己的时间，那便是最大幸福。因为，生命属于自己的，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别人的安排，更不可以接受任何外力的强制。当然，这种我的生活我做主的日子，通常是在退休之后才能享受。每天品茶过后便是读书时光，读书与品茶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读书与品茶是老人生活的两翼，缺一不可。读书使人沉稳从容，品茶让人轻松愉悦。

总而言之，每天期待晚上睡个好觉，早晨正常醒来，跟随音乐起舞，听着自媒体散步，品一时人茶同味的人生，读几页古今传承的经典。人生至味，足矣，足矣！

记忆

亲情

妈的笔记本

张建春

整理妈的遗物，兀自发现一封面暗红色的笔记本，两只丹顶鹤高飞空中，之下是一栋栋蓝色的大楼，敦实庄重，干净利落。

妈的工作笔记！我的心紧缩。打开封面，一个个娟秀的钢笔字扑面而来，大小均匀、方方正正。妈的字我熟悉，我上大学和工作期间，母亲给我写过很多封信，闪闪烁烁的都是无尽的关爱。

妈的字，就是爱的符号。

笔记本的开篇是“1984年市盐业公司下达我司的计划”，其中有销售额、利润额、库存量等等。妈在盐业公司工作，妈一笔一画，把年度的任务抄在工作笔记上。随后的一篇是1984年3月3日参加市“妇代会”的记录。妈是市妇代会代表，记录了会议的盛况，以及各级领导的要求。记录详细，可见妈文字的功底。笔记本中，记统计业务的多，妇女工作和党小组的事多，一律的字迹工整，很难找到一处涂抹的地方。

笔记最后一篇是“1986年9月15日党支部会议”，会议总结工作，妈也作了发言，对支部工作提了不少意见。1984年3月到1986年9月，妈的工作足迹明明白白，业务上是统计工作，兼及公司的妇女和党建工作。笔记本中有一手绘表格，清楚地表明，单位女职工的家庭情况，妈细心，细心得不留下边边角角。通读妈的工作笔记，我为妈的敬业精神感动，也为妈的工作能力折服。妈曾下放农村多年，妈拉扯我们在泥土里挣生活，也担任“大队”干部，在当地有很高的威信，我虽小，但也感受到，邻里间有个争执，妈一到就解决了。

1986年9月到如今，近40年了，那时妈不到五十岁，是工作的黄金期，妈的工作笔记记下的正是妈工作的写照——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。

翻读妈的工作笔记，还发现了一叠发票，都是1985年订阅报刊杂志的。其中有《作文通讯》《语文报》《电大语文》《安徽工人报》《文摘周刊》《讽刺与幽默》，算一算这些报刊、杂志一年也要不少钱，但妈订下了，给孩子们订下，送一份文化大餐。按当年的时间，我大妹正在上电大，《电大

语文》是为大妹订的，而《作文通讯》和《语文报》一定是为二妹、三妹订阅的，其它报刊是家人共同阅读的。

我妈读过不少书，记忆力也好，她会说许多书中故事。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，年少时，好多个夜晚，妈搂着我讲故事，我迷恋之中，缠着妈讲了一个又一个。妈说，故事是讲出来的，也是写出来的。妈的话我记忆深刻，因之，我很早就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。妈是个善良的人，妈所讲的故事都是好人、善人，这无疑影响了我，我的笔下多是好人，即便是坏人也有善的一面。

我上大学前，妈就订报刊和杂志，这成为妈的常态，妈是通过另一种形式，把她所要讲的故事进行到底——善意、善良永无止境。

翻读妈的工作笔记，让我吃惊的是竟夹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我穿着白色的夹克衫，坐在一古建筑的台阶上，目光向远方探去。照片应是自己洗印的，毛边，曝光过了头，黑得没层次。照片在何处拍、何时拍？我回忆不起来了。不过，照片和订阅杂志的发票放在一起，发票上有开出时间，我推测是1984年的秋天，我的衣着也是秋天的衣服。

妈是如何得到这照片的？我寄给妈的？显然不会是，这照片应是我丢弃的。只有一种可能，是我妈悄悄拿走，收藏下的。我妈把我的照片夹在笔记本里，把我揣在心中。可以想见，以后经年，妈打开笔记本就能见到我的照片，虽然是黑白，但在妈的眼里一定是五彩逸动。妈晚年，几乎天天晚上都要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在何处，问明白了才放心，这和多年前把我的照片夹在笔记本里异曲同工。儿女常驻心底，妈才放心。

妈走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留下的笔记本，我翻读了又翻读。读到了什么？我反复问自己。我读到了妈认认真真的一生、善善良良的一生、平平凡凡的一生，读到了藏在岁月缝隙里、从未缺席的母爱。我将不时去读它，当作镜子照面容，照自己的心跳。

榜样

刘学升

为了打造“农家书屋”，父母亲特地购置了书柜和桌椅，我开车将城里几百本书籍陆续运到了乡下。充满书香的老屋，有了浓郁的文化氛围，村里经常有年轻人和孩子来看书，并与父亲一起交流读书的感受。我也经常从网上或书店购买新书，助力“农家书屋”。父亲很欣慰。

一天，母亲对我说，她看到父亲每天读书和记笔记，也想乐在其中，忙时种菜，闲时练字。这样的日子无疑是惬意的，我支持母亲，并从网上给她购买了数本“名人格言”“智慧语录”“生活养生”等内容的行楷字帖。母亲很满意，说这些字帖特别符合她的性格。

此后，母亲每天只要忙完手里的活儿，就戴上老花镜，拿起笔，翻开字帖，一页一页、一笔一画、工工整整地描写起来。母亲刚开始描写字帖的时候，字儿总会在她的眼前出现重影，久不拿笔的手也有些颤抖，但她没有丝毫的心急气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练习，母亲的手逐渐减轻了颤抖，字帖的重影也慢慢变得清晰，而且她感到练过字后，原本老花的眼睛，似乎也比以前亮堂了。看着一本本被母亲练完的字帖，再看她越来越自信的表情，我也为母亲感到高兴。

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身心健康、积极乐观的父母亲是我的榜样，“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”在二老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。尤其是父亲所读过的每一本书，母亲所描写的每一个字，都像一粒粒种子，不仅让我看在了眼里，更深深种进了我的心里……